

古代漢語參考資料



古代汉语参考资料

主 编 谢纪锋

副主编 徐 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 哈尔滨 ·

责任编辑 任国绪

封面设计 徐晓丽

封面题字 秦永龙

古代汉语参考资料

Gudai Hanyu Cankao Ziliao

主 编 谢纪锋

副主编 徐 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1.6

字数: 27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ISBN 7-207-01602-6/H·32 定价: 4.80元

序

现在高等院校通用的几部《古代汉语》教材，内容大都主要由“文选”、“通论”两部分组成。也有另加“常用词”或“词义分析举例”部分；或把古代汉语“通论”称作“古代汉语常识”的。无论叫“通论”，或叫“常识”，都是讲述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大体包括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和名物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在内；有些字词的训诂又与语法学相关）、语法学、音韵学及诗词格律、文体特点、古书注释和工具书的使用等方面的知识。编写教材的原则，除了内容注意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外，选材和表述都要求少而精。所以这些《古代汉语》，文选部分的注释非常简明，通论部分的讲述也是力求切用，深入浅出。不论哪一方面的知识，都只介绍传统必讲的和现代学术界公认的理论观点，考辨结果，研究方法，及人物著述。至于理论的依据，资料的由来，源流的探索，是非的评议，以至当前有无新说，价值如何，作者或概括地说明要点，稍予评价，或略加提示，存而不论，又或融会、贯串于行文当中，简截不单表隻字。编写教材大体只能如此。因为教材的内容，既要考虑教学时数，又须照顾学生接受能力，以免旁鹜众说，无所裁正，妨碍教学效果。但是，也可以有另外的考虑。尽管“通论”中讲述的都是编写的时候学术界公认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但总不能说已经完备无缺，不可增损。为了使学生开

扩眼界，活跃思路，增广知识，也可把教师编写“通论”时依据的文献资料择要提供给学生。就是未经“通论”采取而确有学术价值的一家之言，也可择要提供给学生。这办法就是编选与教材的内容大体相应的教学参考资料。即“把金针度与人”之意。事实上有些学生学了“通论”，对某些问题发生兴趣，受到启发，想要深入钻研探讨，必然会对“通论”所述感到不足，很自然地就会要求教师介绍有关研究某一问题的参考资料。编写各个学科参考资料的效用，往往不仅限于适应教学的需要，而且有助于引导青年学生走向科学研究的途径。

在古代汉语有关学科的范围内，三十年代王力先生编著的《中国音韵学》（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改称《汉语音韵学》，由中华书局重印）就是“正文及参考资料两部分”构成的。书的“例言”说：“参考资料仅备学生参考，以减诸生搜集之劳。”这种用意是很好很切实的。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陕西城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上学，黎锦熙先生讲授“音韵学概要”。当时当地图书本不甚多，一些较重要的大部头典籍，因预防空袭都搬到乡下去了。我们借书很不方便。黎先生讲课真是只讲概要，纲目分明，图表清晰，必要的参考文献往往只提示一下。他说：“复习、自修，须读古今专家名著原作。只是现时书不好借，可以先看王力先生《中国音韵学》中所列的小字参考资料。”李方桂先生在给《中国音韵学》写的序文中说：“这部书的旨趣不仅仅乎是作入门之用。他不但把汉语几个时期的音韵的大概情形如何，有什么材料可用，有什么方法可以整理这些材料，声韵变化的情形如何，等等，告诉我们。他还引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学者的学说作为参考资料。一方面是便利初学参考用的，另一方面

就是把汉语音韵学的略史写出来。例如他列陈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诸家的学说，这差不多是代表一部清代古音学史。”称赞了“参考资料”的学术意义。其实，就单从“以减诸生搜集之劳”说，参考资料的作用也很值得重视。王力先生在1980年所作《汉语音韵学》的重版序文中说：“最近各方面反映，认为这部书还有重版的必要，因为书中有许多参考资料是一般图书馆借不到的。”这也是实在的情形。这里恕我把话扯得稍远，说几句浅学的经过。汪荣宝那篇著名的古音学论文《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我早就知道发表在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上，可是我最初读到它，记不得是从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古音部分的《参考资料》里，还是从杨树达先编辑的《古声韵学讨论集》里（北京好望书店出版）了。直到前几年编撰《钱玄同年谱》、《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涉及钱氏对汪氏这篇论著所写的按语（也称“附记”），我才不得不去借阅《国学季刊》中的原文。这沾光在北京借阅旧杂志比较方便。要是在图书缺乏的地方，从哪里借《国学季刊》？因此我又想到，比较汪氏那篇论文稍早些时发表在《国学季刊》上的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译），也是一篇重要文献，就因为没有被选入一般的音韵学参考资料中去，要看它必得借阅《国学季刊》，我读到它的原文也较晚。他如当今健在的语言学家王静如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方法所作的论文《中台汉藏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词源试探》，俞敏先生所作关于文言虚词研究方面的专论如《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yi》等，我都非常敬佩，也由于各自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或《燕京学报》上，长期没有结集起来，深恨拜读之晚。因此，我觉得给教科书编个好的

参考资料，不只可以“减”却青年学生“搜集之劳”，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而且可以向青年学生指示读书研究的门径。基于这种认识，我颇注意这方面的著述。例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为《中国文学史》编撰了好几种《参考资料》。北京师大、北京师院中文系合编了一套《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乃至朱自清的研究都有《参考资料》出版。郭绍虞先生主编的那一大套《中国历代文论选》，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参考资料。比较起来，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方面的参考资料结集的是太少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奠、麦梅翘两位先生合编的《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是数得着的一本专著。1981年由河南师大函授部出版，全国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材协作会为配合其制定的《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草案）编纂的《古代汉语参考资料》，也颇值得注意。此书原计划分甲乙两编：甲编供高师院校学生用，选辑音韵、文字、训诂、语法、工具书及文化常识等几个方面的参考资料；乙编供教师和研究参考，拟选“五四”以来报刊、文集中语言学家的部分专论。大约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只出了甲编一二两册。

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又有一部新编的《古代汉语参考资料》出现了。

近两年北京师大中文系办了几期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函授班。其中有古代汉语函授班。暑假期间这个班的学员们集中到北京来听面授。我和谢纪锋同志给他们讲了音韵学。毕业的时候，学员们提出想编一部《古代汉语参考资料》，约谢纪锋同志任主编，并希望我给这部书作一篇序。如上所述，我是很主张给《古代汉语》教材编纂参考资料的。由河南师大函授部出版的那部《古代汉语参考资料》，编辑时我

曾表示赞助。现在由我们北师大函授班学员再来编这样一部书，我当然是更加赞成了。这些学员，说是青年教师，或者现在的职称还只是助教，其实他们大都已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有些是做刊物的编辑工作，不少人发表过文章，或有专著。能力还是可以的。谢纪锋同志是俞敏先生的高足，发表过不少音韵学论文。俞先生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分支《汉语音韵学》，谢纪锋是编辑组成员。行将出版的许嘉璐同志主编的《传统语言学辞典》，谢是副主编。谢现任北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组组长，他主编这部书是很合适的。纪锋同志作的《编写提纲》很是精当细致。依照他作的《提纲》编成的这部《古代汉语参考资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它是为郭锡良同志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中“古代汉语常识”部分编写参考资料，完全依照这部教材中《古代汉语常识》部分的章节搜集资料，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入选的资料容易集中，精审，不至庞杂芜蔓，泛滥无归。但是，这样做却又不是专为配合使用这部教材向大学本科、专科学习古代汉语的学生进行教学，正如本书《编写目的》所说，还想“使古代汉语课的教师能够站在高出教材知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教学。”适用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二、取材范围规定：“‘五四’以后截止到目前的各种专著和论文……以现代当代人论述为主。”这好像是一条“厚今薄古”的原则，其实却是不薄前人爱今人。属于古代汉语范围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学科，前哲先贤的专著名篇，多不胜数，纂辑流传也极广远。比较容易看到。“五四”以来，特别是现代、当代人的科学论著，往往只见于初发表时的报刊，结集起来的少，最易散佚、湮没。而各种学术总的说来都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部《古代汉语参考资

料》的选材范围规定“以现代、当代人的论述为主”，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弘扬学术的一项有益工作。自然，如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音韵学》自序中说过的话：“此篇所述，什九为古今诸贤之说；一得之愚，则存乎取舍之间。”我们编选“参考资料”，何取？何舍？标准如何掌握得更好？这是关系本书质量的切要问题。我相信参与编写的同志们一定是谨慎对待的。此外，还有一个认真抄录资料、细心校对印稿的问题。看起来这是无关学术的细微末节，其实要抄错印错的文字太多，或是关键重要的字句以讹传讹，习非成是，那就关系非浅。作者读者都会提意见的。选编资料时倘若发现文字语言上有显然的错误或可疑的地方，不妨作点校勘工作，对改正原作的处所加点说明。选、印的参考资料，除从科学性、学术性说都是上乘外，在抄录印校工作上也极其认真，能够使读者放心引用，不须翻检原作，那就更好了。这个要求看起来算不得什么，实则很不容易满足。以王力先生的谨慎，他在《汉语音韵学》的《新版自序》中声称要校正旧版中的一些错字，而旧版中显著的错字却依旧出现在新版的书里，我们就更不敢疏忽大意了。我本来不会作序，这次冒然答应了，区区之怀就在愿表示这两点希望。

曹述敬

1990年1月于北京师大

前 言

高等院校中的古代汉语课是为培养学生阅读古书能力而设，这是从事这门课教学工作的教师和学习这门课的学生的共识。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专家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由不同学者主持编写的教材，从课本的体例、内容，到讲授的中心、重点等诸方面都千差万别。应该说这是好事，反映出我国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这也是教学、科研大发展的前提。也许有人希望定于一尊：只有一个体系，一部教材，一种教法，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如果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势必要影响到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那么，如何解决教材体系不一致给古汉语教学带来的困难呢？这是高校古代汉语教师普遍关切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1987——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古代汉语函授助教班。名曰：“助教班”，实则是研讨班，学员中有青春鼎盛、锐意进取的青年教师，也有年近不惑、经验丰富的讲师。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是办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我们利用一段时间集中讨论如何解决教材体系不统一的问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使用的教材也往往不同，讲授方法更是各有千秋，大家在讨论中活跃热烈、畅所欲言，最后取得一致看法：不论使用哪一种教材，不论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要想使学生学好古代汉语这门

课，教师可以按照自己所用教材讲授，但遇到有争论的理论问题时，一定要客观地介绍其他各家说法，然后讲出教师本人的倾向性，并说明理由。允许学生在学术观点上有自己的取舍，不必要求学生一定与教师的看法完全一致。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学生了解各种不同学术见解以后，再树立自己的看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才能不被纷纭众说所惑，更好地解决阅读古书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发现、选取尚未定论的问题做为自己今后的科研方向，推动教学和科研的深入发展。

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我们决定大家动手，共同编一部学习古代汉语课的资料，供教、学古代汉语课的师生使用。这就是我们这部《古代汉语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编纂的缘起。我们希望这部《资料》能起到下述作用：其一，古代汉语教师能够站在高出教材知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其二，学生能不囿于一说，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真正读懂古书；其三，爱好古代汉语课的本科生，可以从这部资料中找到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其四，中学语文教师讲授文言文遇到理论问题的纠葛时，可以从众家说法中选取较为通达的解释。

我们这部《资料》是依据郭锡良等先生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郭本”）通论编纂的。以郭本为依据，是因为郭本的通论涉及范围比较广，学习古代汉语可能遇到的问题基本上包括了，这样编选出来的资料有更大的适应性，不仅以郭本为教材的学校可用，即使是以其他各种本子为教材的学校都可适用，可以按照自己的教材内容及讲授者眼光选取和扬弃。

郭本称通论为《古代汉语常识》（以下简称“常识”），

共29章，每章下又列若干节。本《资料》以郭本“常识”为纲，逐章逐节选录有关论述。29章“常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型的，如“怎样查字典”、“古代的姓氏和名号”、诗词格律等；一类是基本理论型的，加六书、词类等。当然，这只是粗略地区分，个别章节也很难说定就是这类的，而不是另一类的。为了在选取资料时有所遵循，不能加以分类。对于第一类的章节，主要从补充教材出发，编选若干资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对于第二类的章节，主要介绍对同一问题的相同或不同见解，尽量使学生了解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选录的各种观点，完全是为了扩大学生视野，绝无抑此扬彼之意。

《资料》的每一章分“提要”和“资料”两部分。“提要”是对本章“资料”的概括介绍。每章字数不等，基本理论型的章节，一般在一万字左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型章节相对少一些，或三千字，或五千字，多少不一。

应该说明的是，限于全书的规模，也限于我们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多见解独到的精采论述没有收录，敬请读者批评，也请谅解。

还应说明的是，曹述敬老先生年逾古稀，不辞辛劳，为此书作序，参加本书编纂的弟子对先生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深表敬意。秦永龙学兄在百忙中拨冗，为本书题签，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及编辑任国绪、吕观仁对本书的出版给予莫大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这部《资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渗透了学员们的心血，又凝聚着学员的友谊，它的出版将使大家永远记住同窗之谊。

参加编纂的学员有（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郭校伍 郭社鸣 郭振武 黄海波 黄亚平 阙景忠
李淑惠 刘家忠 刘宜善 聂振强 任福祿 邵文利
孙宗胜 王 有 王 敏 卫继文 徐 凤 徐奎高
杨振国 张先璐 张志立 章也

其中徐凤同志做了很多艰苦、琐细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徐凤同志的奔波劳碌，这部《资料》是很难成书的。

谢纪锋

1990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怎样查字典辞书	(1)
二、汉字的结构和发展	(16)
三、古今词义的异同	(33)
四、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45)
五、词类的活用	(53)
六、古代汉语的词序	(65)
七、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80)
八、古代汉语被动表示法	(100)
九、副词	(109)
十、代词	(138)
十一、介词、连词	(154)
十二、语气词和词头、词尾	(170)
十三、古代的姓氏和名号	(189)
十四、古代的职官	(198)
十五、古代的地理	(209)
十六、古代的历法	(217)
十七、古代汉语常用工具书	(227)
十八、古书的注释	(238)
十九、古书的标点问题	(248)

二十、古代汉语今译问题	(257)
二十一、古代的文体	(266)
二十二、骈体文的构成	(271)
二十三、辞赋的构成	(276)
二十四、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	(281)
二十五、古今语音的异同	(299)
(1) 二十六、古音韵	(309)
(1) 二十七、古书的读音问题	(330)
(1) 二十八、诗律	(340)
(1) 二十九、词律	(343)
(1) 三十、音韵学	(343)
(1) 三十一、音韵学	(343)
(1) 三十二、音韵学	(343)
(1) 三十三、音韵学	(343)
(1) 三十四、音韵学	(343)
(1) 三十五、音韵学	(343)
(1) 三十六、音韵学	(343)
(1) 三十七、音韵学	(343)
(1) 三十八、音韵学	(343)
(1) 三十九、音韵学	(343)
(1) 四十、音韵学	(343)
(1) 四十一、音韵学	(343)
(1) 四十二、音韵学	(343)
(1) 四十三、音韵学	(343)
(1) 四十四、音韵学	(343)
(1) 四十五、音韵学	(343)
(1) 四十六、音韵学	(343)
(1) 四十七、音韵学	(343)
(1) 四十八、音韵学	(343)
(1) 四十九、音韵学	(343)
(1) 五十、音韵学	(343)

一、怎样查字典辞书

〔提要〕

查字、词的工具书，就是字典和辞书。这些书在古代称“字书”，现在把字典、辞典等统称为辞书。

字典是根据汉字的特点——一个字往往也就是一个词——而产生的一种工具书，它以字为单位，按一定的检字方法编排，注明读音、意义和用法。如《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等就是。辞典基本上和字典一样，只是它解释的重点在词。一般的辞典，也先列单字，加以注音释义，再列包括这单字在内的词条，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

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篇》。到了东汉，出现了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自此以后，我国古代的字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的字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形系之书，以《说文解字》为代表；一是音系之书，以《切韵》为代表；一是义系之书，以《尔雅》为代表。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辞源》，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字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现有的字典、辞典，从内容看，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综合性字典、辞典，不仅收有一般的字、词，而

且还广泛收录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古今名人名著、古今地名、团体组织名称及各学科常见名词术语等等。专业性字典、辞典，专门收录某一专门方面、专门领域的字、词。

汉语的字、词，数量极其庞大，音义也异常复杂。目前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收字量已达5万多；收词量最多的汉语辞典，收词量已达30多万条。

在学习古汉语时，我们遇到字、词上的问题大致可分三个方面：①字音、字形、字义方面的问题；②词语典故、名物制度、专有名词等方面的问题；③虚词方面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我们选集下面七部常用辞书的有关材料，以资参考。

〔资料〕

①《康熙字典》

本书完全仿照《字汇》、《正字通》的体例，分二百一十四部，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重文一千九百九十五个。但据《汉语大字典》湖北收字组重新统计，这一数字并不精确，因《康熙字典》把一些相同的字在两个部首中重复收录。这样的字有七十一组，一百四十二个。据此，《康熙字典》的收字总数应是四万六千九百六十四个（据吕耀光《〈康熙字典〉收字新统计》，载《北京晚报》1984年5月21日）。

《康熙字典》除正文外，还有补遗一卷，收有音有义可入正集而未及补入的字，实际也是一些冷僻字；备考一卷，收“字不成楷，或音义无征”的字。本书实际上是《字汇》、

《正字通》的增订本。康熙帝玄烨自己曾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所以他要“增《字汇》之